

时秦论。

秦孝公据崤函之固，拥雍州之地，君臣固守以窥周室，

席卷天下，包举宇内，囊括四海之意，并吞八荒之心。

当是时也，商君佐之，内立法度，务耕织，修战之备，外连衡而斗诸侯。

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。

孝公既没，惠文、武、昭襄蒙故业，因遗策，南取汉中，西

举巴、蜀，东割膏腴之地，北收要害之郡。诸侯恐惧，

会盟而谋弱秦，不爱珍器重宝，以许天下之士，

合从缔交，相与为一。当此之时，齐有孟尝，赵有平原，楚有春申，



魏有信陵。此四君者，皆明智而忠信，宽厚而爱人，尊贤而重士，

物而离衡，兼韩、魏、燕、楚、齐、赵、宋、卫、中山之众。

于是六国之士，有甯越、徐尚、苏秦、杜赫之属为之谋，齐明、周

最、陈轸、召滑、楼缓、翟景、苏厉、乐毅之徒通其意，且吴起、

孙臏、带佗、倪良、王廖、田忌、廉颇、赵奢之伦制其兵。

尝以十倍之地，百万之众，叩关而攻秦。秦人开关延敌，九国之师，

遇此而不救。秦无矢遗镞之费，而天下诸侯已困矣。

于是从散约败，争割地而赂秦。秦有余力而制其弊，

追逐北，伏尸百万，流血漂橹；因利乘便，割天下，分裂

山河。强国请服，弱国入朝。延至孝文王，庄襄王，新即国成，国家无事。

~~及至始皇~~及至始皇，奋六世之余烈，振长策而御宇内，吞二周而

亡诸侯，履至尊而制六合，执敲扑而鞭笞天下，威振四海。

南取百越之地，以为桂林、象郡；百越之君，俯首称臣，系狱抵罪，请命

下吏，及乃使蒙恬北筑长城，而守藩篱，却匈奴七百余里；胡人不

敢南下而牧马，士不敢弯弓而抱怨。于是废先王之道，焚百家之言，

以愚黔首；隳名城，杀豪杰；收天下之兵，聚咸阳，



销锋镝，铸以为金人十二，以弱天下之民。然后践华为城，

因河为池，据亿丈之城，临不测之渊，以为固。良将劲弩

守要害之处，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。天下已定，始皇心，自以为

关中之国，金城千里，子孙万世帝王万世之业也。

始皇既没，余威振于殊俗。然陈涉涉牖墙，起于，氓隶

之人，而迁徙之边远也；才能不及中人，非有仲尼，墨翟之贤，

陶朱，猗顿之富；蹑足行伍之间，而倔起阡陌之中，

率疲弊之卒，当百万之众，转而攻秦；斩木为兵，揭竿为旗，天下云集

响应，赢粮而景从。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。

且夫天下非小弱也，雍州之地，崤函之固，自若也。陈涉之位，

非尊于齐楚，燕赵，韩魏，宋中山之君也；洊力慢桀纣，非高行钩

践长铍也；谪戍之众，非抗九国之师也；深谋远虑，行罚用兵之道，

非及乡时之地。然而成败异变，功业相反，何也？试使山东之国与

陈涉度长絜大，比权量力，则不可同年而语也。然秦以区区之地，

致万乘之势，序八州而朝同列，百有余年矣；然秦以六国

崤函为宫；一夫作难而七庙隳，身死人手，为天下笑，此议不战而次定势异也。